

■王征宇

好像某个顽皮的女孩，翻倒了积木盒，一块块积木，有的滚在了田畈低处，有的落入了竹林深处，村舍高高低低星罗棋布。两车道的水泥路纵横交错，路旁矗着杆杆路灯，贯通着各家门户。潺潺的溪水，泛着淡淡的青绿光彩，犹如一条闪亮的青玉绸带，绕着村廓。山村的亮丽风景，与城市无多少差别。

回乡下，我决定跟小叔到村里走走。65岁的小叔，是村里的网格员。他服役时在部队入的党，党龄都有45岁。新农村花园式的好环境需要人保洁，更需村民自治。身体健硕的小叔，自告奋勇成了一名基层网格员。每天巡视网格范围内的河道，村民房前屋后的卫生，哪里有污水排放，有没有垃圾乱倒，发现问题及时上传给村委会。

遵照小叔的指示，我左手提塑料袋，右手握一把长长的铁钳，走在隆起的河

■陆桂云

与土地亲近的日子

似乎刚从滚烫的水田提足上岸，“砰砰”的心跳擂鼓一般，一双因长期浸水而白浮起皱的手，匆忙在围系腰间的“大手巾”上擦着，水田里埋头插秧的乡亲，瞬间停下手上动作，抬头注目，那一片殷殷无声的目光，像舞台中央所有的聚光，你深吸一口气，颤颤接下，那份渴盼已久的一纸通知……

此刻的你，浑身上下都是泥土气息，但你的身份，已然告别泥土，成为令父老乡亲艳羡的“吃国家饭的人”。

从此，你的双手难得再触碰镰刀锄头，掌心的老茧也渐渐变软细化，那些挥汗如雨的艰辛日子，离你远去，连梦里也渐渐少有出现。

斗转星移，世事难料，双亲老病，一个个离你远去……春日晴好的日子，回到乡间，久不事稼穡的你，看到老屋一角锈迹斑斑的锄头，情不自禁，拿到门前开地。

一锄、两锄，汗水滴落。泥土，一种特殊的土腥味，唤醒沉睡记忆，带给你新的动力。

早年练就的“童子功”，并未随时间遇落，倒像个老把式，整理翻好的新土，挖沟起垅、笃孔下种，一丝不苟，水到渠成。

80多岁的老农公，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，也对你的手艺刮目相看，儿媳毕竟来自产粮区“沙上”。

娘家在富春江南岸，虽说沙土肥沃，但一年四季土里刨食，维持全家生计，还要供养3孩子学业，直至大学毕业，其间艰辛难以诉诸笔墨。等家境有所好转，都劝年事已高的母亲，不要再去费力耕种那点田地，在儿女家享享清福。

做惯了的母亲哪里闲得下来，只要不是特意请她来帮忙带娃，肯定三步并作两步，赶回老家，侍弄庄稼。

许多年过去，因为婆婆的猝然离世，家中多病的老公需要陪伴，泥土和锄

■陶琦

文人的报复

传记电影《亨利和琼》有一个场景：作家亨利·米勒看完女作家阿娜伊斯·宁的手稿，拿起笔就行删改，还笑着劝诫对方要有接受批评的雅量。阿娜伊斯·宁很不高兴，针锋相对地指出亨利·米勒作品的各种问题，亨利·米勒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……好在两人是情人，发生不快，也能用情爱弥缝，没有因为公然贬低对方的作品导致严重的后果。

写作是一种根据个人感受所做的表述，优秀的写作者，都会通过文字努力把自己的不同点呈现给读者。但这种个性化特质，又很容易令人自信心膨胀，变得偏执而自负，就像一个溺爱的父母，容不得他人对自己的作品说三道四。所以，针对他人的文字发表观点、进行批评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不管是出自善意还是文人之间有意相轻，都有可能引爆地雷，演变成一场没有赢家的负和游戏。而且就像弗洛伊德说的，“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都不会消失，它们只是被活埋了，有朝一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”。相比其他矛盾，因文字批评导致的怨念和仇恨，有时触发的反应会更为强烈，就像种子一样在心中不断生根发芽，成为裹挟当事人的心魔。

北宋时，黄庭坚晚年宦途失意，缘于他与宰相赵挺之“有微隙”。南宋史学家王明清的《挥麈录》记录了两人产生“微隙”的经过。黄庭坚与赵挺之曾同在馆阁任职，赵挺之对自己的文字颇为自负，夸耀在家乡为人撰写墓志铭，获得的润笔都是用载重大车拉来的。黄庭坚瞧不起赵挺之，调侃说，也就是一车瓜菜萝卜罢了。之前黄庭坚也多次拿赵挺之开玩笑，赵挺之都忍了，但这一次嘲笑他的文字只值一车瓜菜萝卜，彻底点燃了他的愤怒。恨之彻骨的赵挺之后来做了宰相，黄庭坚屡屡遭贬谪，至死方休。

堤。“十分秋色无人管，半属芦花半蓼花”。大自然的秋色，散发着迷人的原生态气息。小叔说，周末就有城里人开车来野餐，塑料瓶、餐巾纸，偶尔就有垃圾落下，经常要过来清理一下。小叔边说边提醒我小心脚下，有一次雨天路滑，他还摔了一跤，幸好身上没出什么事。我不担心地劝小叔，这个年纪，当当“情报员”就很先进了，“排雷手”就不必了。小叔嘿嘿一笑，一脸你懂的神情，“看到了不捡，心里不舒服”。

叔侄俩说说笑笑，忽见不远处有一蓬灰黄的烟腾起，好像一道雾障，顿时，蓝蓝的天，迷蒙了。

我与小叔快步走过去，发现用竹篱四围的菜地里，有个60来岁的老头，将成堆的杂草，盖上厚厚的土，叠成夹心汉堡的样子，火在枯枝杂草上跳舞，烟从边上滚滚而出。小叔一声“阿哥”叫得亲亲热热，

■王成喜

满“树”花开

头，就这样重新走进我的生命。而今临近退休的我，才渐渐明白，除了生计以外，母亲多年舍不下耕种，还真是出自内心的喜欢，甚至不之享受的成分。劳动带来身心的欢愉，地里收获证明自己“有用”，带给子女享用，更是母亲最大的幸福。

按照母亲的说法，哪有好端端活着，却两手抱着膝盖数指头的“享福”？按照自己自在的本性生活，就是最好的享福。

与土地亲近的日子，让我懂得农时和种子。城西西堤路车站旁的种子公司，像书店一样，成了我常常光顾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遇到过婆家乡邻，也碰见过娘家亲眷，他们无一例外地面带微笑，眼里透着坦然、明亮的光。

与土地亲近的日子，让我与母亲身上的气息靠近，读懂她的坚韧与通达。艰难困苦的岁月里，母亲白天兼顾生产队和家务的双重劳动，夜晚煤油灯下，缝补儿女们的破旧衣衫，让我们衣着整洁地出门念书。她的眼里蓄满爱，粗糙皲裂的双手，扯来儿女永远的春天。

与土地亲近的日子，让我读懂自然和生命。四季更替，生命此消彼长，大自然自有它的运行规律，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”，灵动韵致，大爱大美。小小的个体生命，在它面前，是何等的卑微渺小，尘世间的得失算计，如林间箫音随风而过，又何足道哉。

天高飞鸟过，地阔庄稼香。

毕生从事乡村研究的社学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：在乡村，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，才会像植物一样，在泥土里扎根，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，从容与生活对话。

在乡间农事中，我投入汗水收获希望，不再浮躁匆忙。对个体生命年轮的增叠，心生感恩和喜悦。像一颗豆子，在老去的豆荚中抚掌而笑。

■王叶婕

安放灵魂的驿站

20世纪20年代，海明威到巴黎闯荡，获得著名编辑麦道克斯·弗德的赏识，发表了很多他的作品，还招收他为助理编辑。海明威请弗德给自己的作品提意见，弗德推辞不过，说结构稍弱，再紧凑一些就更好了。心高气傲的海明威由此记仇，一心想要证明弗德的眼光是对的。他有一次趁弗德出差，把弗德的一部小说藏了下来，换上一组被弗德退稿的诗歌，又匿名对弗德很欣赏的三个年轻作家大加抨击，令弗德陷入了巨大的争议——写作者的创造力，以及过于敏感的个人特质，有时候也是一种诅咒，会令人波动于自大和自卑之间，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美国作家威廉·巴鲁斯与杜鲁门·卡波特互相看不顺眼。卡波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贬低巴勒斯，说其文字就像波普艺术，虽然也有一些有趣的情节，但短时间内娱乐大众，但转瞬即逝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而且表达方式过于抽象，与读者间难以形成交流。这样写作的人是没有提升空间的。被激怒的巴勒斯，数年后匿名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，对卡波特进行回击，斥其毫无文学天分，他的作品换了《纽约客》任何一个员工都能写出来，嘲讽卡波特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三流作家，除了金钱便一无所获……
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毛姆与休·沃尔波尔，普鲁斯特与让·洛兰，爱伦·坡与格雷斯沃德，都因为文字批评成为死敌。写作者越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，就越容易成为阴暗心理的俘虏。亨利·米勒曾说，写作就像一场拳击比赛，偶尔被人击倒，才能学到技巧。虽然这一道理很多人都懂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，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。对于写作者来说，如何在批评与自我驱动的两极之间维持平衡，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。

问烧草木灰堆是要种青菜还是大蒜。没话找话和对方套近乎。小叔又说，天干物燥，烧灰堆容易留下安全隐患，而且还污染环境，造成雾霾天，所以国家已经颁布了“禁烧令”，大到秸秆、稻草，小到落叶与枯草，都在禁烧范围，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呀。那老汉听了小叔的话，撇了撇嘴，挑衅似地从牙缝里嗤了一声，“不烧灰，我拿什么种菜？”听了老汉冷冷的回答，我担心小叔会束手无策。只见小叔依然保持着笑脸：“养蚯蚓嘛，锄的草，每天的厨房垃圾，都可以喂给蚯蚓吃，变废为宝不说，还环保。”对方低哼了一下，对小叔的提议表示出不满，“等养上蚯蚓再种菜，猴年马月能吃到嘴？”小叔顿了顿道：“我家有养着，阿哥你只要挖个坑，把杂草填进去，下午我用小三轮送过来。”老汉见小叔如此诚恳，摇摇头叹了口气笑了，“你看你，这么多人家，操心得完吗？”刚才的不痛快烟消

■蒋光平



满“树”花开 王成喜 画

■蒋光平

开家打铁铺

大学毕业后，我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求职的不顺心加上家人隔三差五的唠叨，让我烦闷到了极点。那段时间，我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苦闷，晚上常常失眠。为了给自己放松下，我来到了镇上的表姐家散心。表姐在镇上开了家打铁的铺子，平时就靠打些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维持生计。看我一副心事重重、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表姐说：“你要是无聊的话也来打打铁吧，不一定非得打成什么样子，你想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主要是把你心中的压力和苦闷都发泄出来，也许打完了你就轻松了。”那天，按照表姐的指示，我把一块废铁在炭火中烧红，然后用钳子钳起来，抡起铁锤狠狠地朝它砸去，我没想过要把这块废铁打成什么物件，我只想发泄这段时间以来自己内

■王叶婕

安放灵魂的驿站

余秋雨先生曾说过：“在这喧闹凡尘，我们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，用来安放灵魂。也许是一座安静的宅院，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，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，只要是心之向往，都是驿站。”在泰顺司前，就有这样让人为之迷恋、安放灵魂的古民居，它们或纯朴、或精美、或大气，几百年的岁月沉淀，让它们散发着一种别样的灵气。

黄桥村位于司前的东部，这里老屋布局严谨，用料讲究，以木结构为主，建筑风格朴实大方，讲究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，尤其是黄桥的小燕村是由层层叠叠的老屋延续起来的古村落，村子里坡度特别大，上下坡间总有一些造型独特的老屋跃入你的眼帘，每户开着白色的梨花，老墙黑瓦白梨花，许多文人墨客笔下的隐居，大约就是这般模样吧。

相对来说，叶山村的房屋旧檐老墙虽然斑驳，但岁月感极厚重，村里著名的十三栋木制房子与永嘉的房屋结构非常相似，一字排开木式的老厝，前面没有院子，长屋就这样大气磅礴地立于天地之间，分三层而建，精美的雕花点缀其间，与远山的青青翠竹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。

除村口那几座有特色的房屋外，叶山村的小巷和房屋多为夯土与石头建筑，再辅以青瓦、素木，它们依地势而建，有着一一种穿过时空的美，这就是叶山村的迷人气质，难怪当年香港著

云散，他凑过来掏出一根烟递给小叔。

告别了老汉，我悄声问小叔：“烧灰堆你不拍照上传？”

小叔打量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道：“农村里的人，大多数都习惯用过去的老办法搞生产和生活，通报、罚款也许能杜绝不良现象，但问题还是没解决，最好能结合当下新生活，帮人完成心愿。”充满理想的话，让明明上了年纪的小叔，看起来像个有梦青年。

之前，我听老爸说，小叔为了制止种茭白的农户秸秆焚烧，还特意去山里找了养羊人家，用茭白秆与人家换羊粪。两户陌生人家，如今把热心肠的小叔当好朋友走动。

小叔是对的。无论过去时，还是现在进行时，与人为善永不过时。

■朱辉



满“树”花开 王成喜 画

■朱辉

安放灵魂的驿站

心的不满和怨气。我一边打，一边用嘴吮喝着，不会一会儿汗水便湿透了上衣，我干脆脱掉上衣，越打越起劲。大约一个小时后，筋疲力尽的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锤子，累得直喘粗气，但心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。那晚，长期失眠的我居然一觉睡到了天亮。

回到家后，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，说的是现在城里人面对的各类压力太大，却找不到很好的发泄方式，为此很多人都患有严重的心理或精神疾病。突然间我想，何不开一家类似表姐那样的打铁铺呢，为现在城市里高压的人们提供一个宣泄内心压力的场所，让他们在打铁的过程中，宣泄苦闷，从而让自己真正快乐起来。那天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，看我一

■朱辉

安放灵魂的驿站

组成，各院又有独立的院墙、台门，互不干涉而建筑又能连为一体，这些老宅的特色，底部是青石石块垒砌而成，不仅工整而且精美，上面是花格，有如意牡丹等造型，紧密有序，这些老宅，曾是泰顺著名《分疆录》的作者林鹗先生的老家，更曾是战争年代英士大学的旧址，至今还有多处英士大学师生留下的痕迹，在郁郁青山之间，袅袅白雾之下，老宅们掩映其间，静静地守护着一代又一代文化的传承，镌刻着一波又一波游子的乡愁，在这里，岁月也会放慢它的脚步。

在司前峰门村则全是用泥土垒成的墙体，更是带有一种神秘的油画般的色彩，土黄色的老屋沿山兴建，外墙大多为黄泥土墙，内部结构为木头，建筑肌理很有年代感；也有全身通红的泥墙，远远望去，犹如童话中的小红屋，静谧又安详，温暖的色彩，斑驳的屋檐，逝去的岁月，这些独特的泥土房隐于山林之间，显得遗世而又独立。

处在司前高山地区的上地村，还保留着古老的做法，那有长得不见尽头老屋，古老的双跳上昂式的斜撑，黑瓦叠叠，粉墙片片，翘角飞檐，小路两旁的祠堂庙宇，总会在行走间不经意地映入眼帘，这些建筑物雕门画梁，刻窗飞檐，它们经过时光年久日深的濡染与渗透，浓缩在一寸寸光影里，不知曾留下过多少前人印迹，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。司前里光的古民居则由多个合院

■朱辉

9吋到50吋

上世纪70年代，掌握一定无线电技术的人，最能赢得邻居们的敬重。

记得70年代中期，弄里里少数人家开始有了私家电视机。这些电视机不是买来的，而是自己组装的。这些组装电视机都只有9吋，圆形屏幕，2016年上映的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，采用圆形画面，不知导演冯小刚是否受了当年圆形电视屏幕的启发。

不仅屏幕小，自己组装的9吋电视机，色彩普遍泛绿，看什么节目都有《聊斋》的感觉。然而物以稀为贵，家里有一台这样的电视机，还是令人无比羡慕的。毕竟绝大多数人家只能听收音机，想看电视得去居委会，去晚了只能站在很后面，根本看不清。

到了70年代末，有电视机的人家多了起来。当年大家拿着几乎一样的工资，先有电视机的人家通常伙食不好，勒紧裤腰带才攒得出买电视机的钱，我姑妈就买了一台12吋黑白的。楼里有人家有台16吋的，姑妈每每和人家比牌子。

“他家的电视比我们大一点，可我家是‘索尼’的，他们是国产的。”姑妈常骄傲地说。

上海人很会想办法，电视机太小，市面上就诞生了一款“电视机伴侣”——一种形似方形玻璃的放大镜。将“伴侣”放在电视机前方，相隔一定距离，12吋就变成了16吋甚至更大一些，只是这么做，清晰度就下降了许多。

我姑妈则买了一张红黄蓝三色贴膜，贴在电视机上，自我感觉和彩电区别不大了。但在我看来，还不如黑白看得舒服。

1981年，我家有了一台14吋

■朱辉

安放灵魂的驿站

时半会也找不到个好工作，他们也就勉强同意了。

接下来，在表姐的帮助下，我买了风箱、铁锤、废铁、煤炭等材料，租了一间别人废弃的小仓库，经过一段时间简单的准备后，我的打铁铺终于开张了。但一个星期下来，我却没接到一单生意，大多数客人都是看稀奇般地逛逛就走了，也许是拉不开面子，也许是觉得太过新奇，反正真正留下来打铁的没有一个人。两周后，我的打铁铺迎来了第一个真正的顾客，他们是一对恋爱中的男女，他们要在我这里打一颗心、一颗铁做的心。他们抡起铁锤，朝那块烧红的废铁砸去。两人你捶几下，我捶几下，不一会一颗“心”就在他们的锤下成型了。作为礼物，我把他们的劳动成果送给了他们，并

■朱辉

安放灵魂的驿站

层次感强烈，远处可见精美的雕饰，龙凤、梅花、人物……檐梁、斗拱、门窗格扇、檐下的构架，大门门楣上还有精雕细刻的阴阳图案，总体品位很高，虽为三合院，又有区别，比如院子里的墙，有用青砖砌的，有用石头垒的。这青砖做起来的，单一个院子里就有三种结构，一种是墙面用块石垒起来的三合土，加上花格，很通透；一种是纯泥土包住墙面；还有一种结构底部是块石下面用木头，每一种结构都自带特色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。

庭院的漏窗，也是圆州的另一个装饰重点，老厝漏窗上最美的花饰要数蝴蝶图案，优美、生动。厅堂、檐廊与院落一样，是重要的公共空间，三者构成了民居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场所，在这里，工匠们汲取了福州的做法，在二楼设有专门的神龛，运用了大量题材进行细节上的雕刻，极富艺术感染力。

其实在泰顺司前，这样的古建筑比比皆是，古人对细节上的讲究，古建筑上精美的雕刻，浓厚的文化底蕴，才孕育出这形态独特、风貌古朴的傳統建筑，它們带着树木的原汁原味，泥土的本色清香，以及匠人们的智慧结晶，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博物馆，在这片土地上，自由自在地呼吸与存在，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悄悄地开成了一片繁花！

圆州民居的最大特点是厅堂，每个造型都不一样。建筑物高低错落，